

龍虎生死鬥

作者: 沈柏言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章：和平的火藥味

這座城市沒有夜晚，只有被霓虹燈強行撐開的灰紫色黎明。

在官方地圖上，這裡叫「新城區」，但在地下秩序裡，這裡被一條佈滿修車廠與廉價酒吧的「界限街」一分為二。街道左邊，牆上噴漆著巨大的青龍圖騰，那是「龍吟社」的地盤；右邊，電線桿上貼滿了猙獰的虎頭海報，那是「虎頭幫」的疆域。

兩幫人的宿怨，據說能追溯到上世紀的碼頭搬運工時期，但最近這幾年，火藥味變得格外濃烈。

凌晨兩點，碼頭三號倉庫。

「轟——！」

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拉開了今晚火拼的序幕。龍吟社的阿強帶著幾十個弟兄，手持清一色的「黑星」手槍，正對著倉庫大門瘋狂掃射。子彈擊中鐵門，激起密集的火星，在黑暗中交織成一張死亡的網。

「頂住！虎頭幫的字典裡沒有撤退！」大飛躲在翻倒的貨櫃後，一邊咆哮，一邊反手扣動扳機。他手中的改裝霰彈槍發出低沉的咆哮，每一發子彈噴出，都帶著足以撕碎鋼板的火藥量。

硝煙、血腥與刺鼻的火藥味在空氣中膠著。小弟們吼得聲嘶力竭，槍火照亮了他們年輕卻狂熱的臉。

這場激烈的「碼頭大戰」，在二十分鐘後以雙方撤退告終。現場留下了幾百個空彈殼、幾灘乾掉的血跡，以及兩邊各十幾名受傷住院的「英雄」。

清晨六點，半山豪宅。

龍吟社的老大「龍哥」頭痛地揉著太陽穴。他面前放著一份會計精算的損耗表，昨晚那一架，光是安撫受傷小弟的醫藥費和報銷的車費，就抵掉他半個月的軍火利潤。

他正打算打電話給虎爺，商量一下怎麼把這股火壓下去，心腹阿強卻一臉狂熱地衝進書房，「砰」的一聲把刀拍在桌上。

「龍哥！我已經幫你約好了！今天下午兩點，龍虎茶室！」阿強雙眼佈滿血絲，激動得聲音發顫，「我跟虎頭幫的大飛放了狠話，說你今天要是不去把虎爺打成廢人，我們龍吟社從此退出界限街！兄弟們都在樓下等著為你壯行呢！」

龍哥握著電話的手僵住了。他心裡暗罵：你這兔崽子，誰讓你約的？但看著窗外幾十個揮舞著砍刀、高喊「龍哥威武」的小弟，他知道，今天他要是不去，明天他的名號就會變成「龍癩包」。在江湖上，面子比命貴，而他現在被這份「面子」死死勒住了脖子。

與此同時，虎頭幫的「虎爺」也正對著大飛發火。

「你說什麼？你答應了談判？」虎爺氣得差點把手中的茶杯捏碎。

「虎爺，是對方先挑釁的！」大飛一臉忠誠地挺起胸膛，「大夥兒都說了，您要是縮在桑拿房不露面，以後這條街就沒人聽咱虎頭幫的了。我已經把消息發到江湖群組裡了，全城的人都在看這場『龍虎生死鬥』！」

虎爺看著門外幾十個等著「開戰」的小弟，心裡一陣發苦。他跟龍哥私下生意往來多年，一個賣槍，一個賣彈，本來合作愉快。現在被這群自作聰明的小弟推上擂台，簡直是把搖錢樹往火裡推。

「行了行了，」虎爺咬著牙，從齒縫裡擠出幾個字，「備車，去龍虎茶室。」

下午兩點，陽光毒辣。

龍虎茶室外，氣氛降至冰點。龍吟社的黑西裝與虎頭幫的大花臂各站一邊，中間隔著不到兩米的距離，每個人都按著懷裡的傢伙，眼神狠不得生吞了對方。龍哥與虎爺在眾人的「簇擁」與監視下，面色凝重地走向二樓包廂。

「龍哥，今天不給個交代，你走不出這扇門。」虎爺咬牙切齒地說，聲音大到確保樓梯間的小弟都能聽到。

「虎爺，我看你是活膩了。」龍哥冷哼一聲，眼神殺氣騰騰。

兩人步入包廂，隨著那扇沉重的紅木大門「砰」地一聲關死，外界的喧囂瞬間靜止。門外的小弟們屏息以待，準備迎接一場驚天動地的決戰。

然而，在茶室斜對角的舊屋頂上，一隻漆黑的野貓正靜靜地蹲在那兒。牠琥珀色的瞳孔縮成細縫，冷冷地俯視著底下這群汗流浹背、被所謂「面子」綁架的愚蠢人類。牠輕巧地一躍，消失在通往茶室閣樓的通風口陰影中。

一場「身不由己」的英雄表演，正式拉開序幕。

第二章：演員的自我修養

包廂的紅木大門剛一鎖上，龍哥與虎爺臉上那股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」的殺氣，瞬間像洩了氣的皮球，塌得無影無蹤。

龍哥飛快地扯開領帶，背靠著門板聽了一下外面的動靜，隨即壓低聲音怒罵：「虎老粗，你家的大飛是腦袋長在屁股上嗎？誰讓他自作主張約戰的？我原本打算今天下午去打高爾夫的！」

「你還有臉說我？」虎爺氣得吹鬍子瞪眼，一屁股坐在紅木椅上，把手裡的佛珠隨手扔在桌上，「你家阿強在江湖群組裡把話說得那麼絕，什麼『今天不把虎爺打成廢人，龍吟社就退出界限街』？現在全城的小弟都在外面看著，我不出來，我以後還怎麼混？」

兩人對視一眼，心中同時泛起一股「被小弟架在火上烤」的無奈。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龍哥皺著眉，看著這間雅緻的茶室，「難道我們真的在這裡打個你死我活？」

「打個屁！」虎爺擺了擺手，「你賣我的那批子彈還有一半卡在倉庫裡呢，你死了誰給我回扣？」

龍哥推了推眼鏡，眼神中閃過一抹精光。他環視了一圈裝修奢華的包廂，突然指著那張厚實的紅木茶几，提議道：「虎哥，反正這房裡沒裝監視器，外面那幫小子也看不見。不如.....我們演一場？」

「演一場？」虎爺愣了一下。

而在此時的門外，走廊已經完全失控。

阿強和大飛雖然隔著兩米遠，但手上的電話就沒停過。每隔幾分鐘，就會有一通來自其他幫派、甚至外地堂口的諮詢電話打進來。

「喂？坤哥嗎？是！開打了！龍哥剛才那聲冷哼，震得我耳膜都痛！」阿強對著電話唾沫橫飛，眼神狂熱，「什麼？龍哥勝率多少？這還用問？龍哥可是我們龍吟社的定海神針！」

另一邊的大飛也不甘示弱，對著直播鏡頭喊道：「各位老鐵，看好了！這就是龍虎茶室！裡面傳出的每一聲碰撞音，都是兩大傳奇在肉搏！虎爺剛才那聲咆哮聽到了嗎？那是他的絕招『虎嘯山林』！買虎爺贏的趕緊下注了！」

隨著消息在社交媒體和江湖群組裡飛速發酵，茶室外的街道竟然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觀光客和外派小弟。甚至有人在街對角架起了長焦鏡頭，試圖捕捉窗簾後的任何影子。

「假消息！絕對是假消息！」阿強對著一個正在發布「龍哥處於劣勢」帖子的論壇版主破口大罵，「你又不在此現場，你憑什麼說龍哥氣息亂了？我告訴你，我隔著門都能感受到龍哥那股純陽內力！」

混亂中，一個自稱「江湖精算師」的小弟乾脆在大門口擺開了盤口。

「來來來！龍哥先見紅，一賠一點五！虎爺被打掉牙，一賠三！雙方同歸於盡，一賠五十！」

小弟們紛紛掏出錢包，甚至有人開始押「受傷部位」。原本肅殺的火拼現場，此刻竟充滿了賭徒的亢奮。

「我押龍哥斷肋骨！一萬塊！」阿強雖然在哭，但下注的手毫不遲疑。

「我押虎爺一掌拍碎紅木桌！五千塊！」大飛也跟著叫囂。

包廂內，龍哥一邊聽著門外傳來的下注聲，一邊無奈地抵了一口殘茶。

「虎哥，你看這勢頭，我們要是就這麼平安無事地走出去，恐怕當晚就會被這群小弟給撕了。」

虎爺苦笑一聲：「平手吧。大家都有面子，誰也不虧。不過.....這動靜得弄大點，不然對不起大飛開出的那一賠五十的同歸於盡盤。」

「好。」龍哥放下茶杯，眼神中閃過一抹決絕，「你負責吼，我負責砸。我們演一場『慘烈』的平手。」

龍哥抓起一隻紫砂茶杯，對著門後的木板狠狠一砸——「啪嚓！」

「啊——！我的眼睛！」龍哥發出一聲足以角逐影帝的慘叫。

門外瞬間炸開了鍋：「中了！見紅了！我就說是龍哥先見紅！」

而在這混亂的房內天花板上方，那隻漆黑的野貓正驚恐地看著底下這兩個一邊喝茶、一邊像瘋子一樣亂砸東西的人類。牠原本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避暑，卻沒想到闖入了一個比戰場還嘈雜的瘋人院。

牠不安地挪動爪子，卻沒發現通風口的一顆螺絲正因為剛才那聲「虎嘯」的震動，徹底鬆脫了。

「咔嚓。」

第三章：封神演義

包廂門外的走廊，已經不再只是走廊了。

準確來說，龍虎茶室的整棟樓，此刻正在經歷一場有史以來最奇特的圍城。樓梯間塞滿了人，有消息說外面的街道已經堵到第三個路口。大飛的直播在線人數突破了十萬，彈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刷成一片金色。

事情的起點，是阿強的一個電話。

「剛才那聲！你們聽到沒有？」阿強捂著話筒，聲音因過度興奮而微微發抖，「那聲『啪』，是龍哥拆人骨頭的聲音！我見識過！當年在荃灣，龍哥一掌把人頸椎拍移位，就是這個聲音！」

這段話在五分鐘內，經由十幾個電話輾轉傳遞，最終以一個截然不同的版本出現在某個「最新情報」帖子裡：「確認！龍哥出手了！虎爺頸椎骨移位，目前下身可能已癱！」

帖子下面的回覆在三十秒內超過兩百條。

「虎爺今年六十幾了，頸椎哪扛得住」

「龍哥果然老薑辣！」

「就算癱了也算死得其所，老江湖了。」

虎頭幫的人自然不肯認輸，消息在大飛的即時廣播下迅速反制：「別聽那邊造謠！剛才那聲根本是虎爺一拳打碎了紅木桌板！我查過了，那張桌子是黃花梨老料，一般人別說拳頭，拿錘子都未必砸得動！」

兩個陣營的人就在走廊兩端同時打電話、發帖子、剪輯語音片段，資訊洪流彼此衝撞，以驚人的速度繁殖出越來越多的平行真相。

就在謠言第一輪發酵的時候，包廂裡靜悄悄的。

龍哥正舒舒服服地側躺在那張古色古香的貴妃椅上，領帶搭在椅背，皮鞋已經脫了，腳掌輕輕地踩在涼絲絲的紅木地板上。他一手端著剛泡開的武夷岩茶，一手拿著手機，眯著眼睛在瀏覽一份季度財務報表。

虎爺坐在主位，剛叫了茶室的點心——並沒有告訴服務生他目前正在進行一場「生死鬥」。他把眼鏡推上鼻樑，認真地研究著點心單，嘴裡喃喃地念著：「蝦餃，腸粉，叉燒包哎，你們這裡有沒有煎蘿蔔糕？」

「有。」龍哥頭也不抬地答。

「那再加一份。」虎爺放下點心單，滿意地捧起茶杯，「我最近血糖有點高，醫生叫我少喝奶茶，只

能喝清茶了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龍哥翻了個頁，「上個月被我太太逮到喝珍珠奶茶，罵了我一個鐘頭。」

「女人都這樣。」虎爺深有同感地點了點頭。

兩人相對沉默，茶室裡只剩下茶水倒進杯中的細微水聲，以及門外若有似無的嘈雜人聲，像一部開著靜音的電視。

正當包廂裡茶香裊裊，門外的江湖已在謠言的高速催化下，完成了它的第一次進化。

隔壁街的「百勝堂」堂主貼出了一則聲明，措辭相當嚴肅：「本人特此澄清，剛才傳言的『龍哥使用降龍十八掌』一說純屬虛構。本人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，龍哥用的是龍形拳，不是降龍十八掌。兩者差很遠，請勿以訛傳訛。」

這則澄清貼被轉發了三百多次，附帶的評論裡有人問：「那虎爺用的是什麼路數？」

有人煞有其事地回答：「鐵布衫。所以剛才那聲才那麼響，是龍哥的拳頭打在虎爺身上被彈飛的聲音。」

「那子彈打得進去嗎？」

「當然打不進去。修煉到虎爺這個境界，槍法已經是花架子了。」

這個回覆獲得了兩百八十個贊。

而就在這條討論串裡，一個暱稱叫「九龍真傳弟子」的帳號，貼出了一張模糊的窗簾照片：「我在對面大廈拍到了！包廂窗簾在抖！你們看！那是真氣外洩的跡象！兩個人都在運功！這個級別的對決，整棟樓都會感應到的！」

照片在二十分鐘內被轉發了六千次。

有人補充說，他站在茶室門口感到一陣莫名的心悸，認為那正是高手對決時氣場外溢所致。還有人表示，他的指南針出現了異常偏轉。

「九龍真傳弟子」緊接著又更新：「情況緊急！真氣波動越來越強！我懷疑包廂裡已經到了『以命換命』的關鍵時刻！附近有心臟病史的市民請立刻疏散！」

疏散令沒有讓人群減少，反而讓更多人聚過來了。

大飛的直播人數已經突破三十萬。他對著鏡頭壓低聲音，用一種新聞現場的口吻說道：「各位，我現在距離包廂大門只有七米。七米。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，那扇門後面的空氣，和普通的空氣不一樣。它是沉的。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壓迫感。」

彈幕以極高的密度刷過：「虎爺加油！」「龍哥必勝！」「大飛你這個漢子！」「下注截止了嗎？」

一個自稱「前特種部隊戰術顧問」的人擠進人群，手持一台外形頗為專業的黑色儀器，對著包廂方向嚴肅地掃描著。他用技術人員的口吻告訴周圍人：「這個方向有明顯的熱源異常。根據我的判斷，裡面已經動了真格的了。血液流速加快會使體溫上升，我的儀器能感應到。」

「那是溫度計嗎？」旁邊有人問。

「不，這個更先進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男人沉默了一下，把儀器收進了口袋。

而就在人群最邊緣，一個戴鴨舌帽、穿黑色衛衣的年輕人正在對著手機飛速打字。他不是小弟，他是某家娛樂資訊媒體的記者，剛在街上路過，被人群擋住了去路。他把自己聽到的一切以最快的速度整理成稿，標題已經想好了：

《驚！龍虎生死鬥震動全城！目擊者稱包廂內「氣場異常」，有武術專家指或涉超自然力量》

他按下了發佈鍵。

包廂裡，煎蘿蔔糕剛剛端上來。

虎爺夾了一塊，吹了吹，送進嘴裡，輕輕咀嚼，慢慢地點了點頭：「還不錯，外皮夠脆。」

龍哥放下手機，也夾了一塊：「我上次帶客戶來吃飯，點了這個，對方說太油。但我覺得這個油味才是對的，现在的茶樓都做得太清淡了，沒有茶樓應該有的那種味道。」

「就是。現在的年輕人什麼都要清淡，連飯都要吃代餐。」虎爺頗有感慨，「你說我大飛，每天早上喝什麼蛋白粉，那東西聞著像牆灰，他說好喝，好喝你個頭。」

龍哥若有所思地抿了口茶：「我問你，這次那批貨，你打算怎麼安排？押後到下個月？」

虎爺抬起眼，放下筷子：「要押後。最近風頭緊，碼頭那邊有幾個眼線我不認識，先冷一陣。反正這邊的消耗量不會跌，放著就是了。」

「嗯。」龍哥點了點頭，在手機備忘錄上打了幾個字，「那下個月的數字，你重新給我一份方案。」

「好說。」

兩人繼續吃點心，茶水又添了一輪。

門外的謠言完成了它的第二次進化，這一次速度更快，烈度更強。

導火索是一段二十三秒的聲音片段，由一個站在通風口附近的小弟錄下，隨即流傳至各大群組。片段裡，可以隱約聽到兩個人的說話聲，但因為隔音太好，只剩下含混的語調起伏，一個字也聽不清楚。

各方陣營立刻組建了「聲紋分析小組」，以最嚴肅的姿態對這二十三秒展開解讀。

「0:08到0:14那段，是虎爺在喘氣！那是受重傷後的喘息頻率，跟正常呼吸完全不同！」

「胡說！那是龍哥在招氣！聽那個韻律，是在運轉內功！」

「你們都聽錯了，那是粵語的某個詞，我反覆聽了十幾遍，確定是『導彈』兩個字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導彈。虎爺說了『導彈』兩個字。」

這個說法在群組裡沉默了三秒，隨即引發了比任何謠言都更劇烈的震動。

「虎爺帶了導彈進去？」

「包廂那麼小，導彈怎麼用？」

「便攜式的啊，你沒見過嗎？」

「便攜式的要有射程距離的，在室內——」

「等等等等，你們確定那個字是導彈嗎？我再聽一遍。」

「是！絕對是！我發給我哥聽，他當過兵，他說也是這兩個字！」

「那龍哥怎麼辦？」

「龍哥有神功護體，子彈打不穿，導彈——應該也差不多？」

一時間，「導彈」這個詞在各路討論裡以驚人的滲透力擴散開去。有謹慎的人提出質疑，但聲音很快就淹沒在亢奮的浪潮裡。茶室外的人群自動往後退了半步，卻沒有一個人真正離開。

包廂門突然傳來兩聲劇烈的碰撞聲。

這是龍哥發動的即興創作——他估摸著時間差不多，拎起那把古樸的紫砂茶壺，鄭重其事地砸在了牆上。碎片四濺，聲響相當可觀。

「哈，這壺值錢嗎？」虎爺問。

「幾百塊，沒事。」龍哥拍了拍手，評估了一下效果，感到相當滿意，「你等一下配合我嚎一聲，要用腹腔，不然穿不透那扇門。」

虎爺清了清嗓子，把整個身體的中氣往下一沉，隨即發出一聲渾厚悠長的嚎叫，回蕩在整個包廂，又通過那扇厚重的紅木門，以一種恰到好處的衰減比例滲出走廊。

門外陷入了一種短暫而震撼的寂靜。

「虎爺的聲音——」大飛握著直播手機，眼眶泛紅，「那是虎爺的聲音那聲音，不像是贏家發出的聲音」

直播間的彈幕在兩秒後轟然爆發：「虎爺！！！」「虎爺撐住！！！」「賠率變了嗎？」

「江湖精算師」站在盤口前，飛快地更新白板上的數字，額頭上冒著細密的汗，嘴裡不停地念著：「虎爺受重創、虎爺受重創——導彈尚未確認——神功護體待核實——」

天花板的通風口裡，那隻黑貓把兩條前腳緊緊地搭在格柵上，表情比剛才更加凝重。

剛才那聲虎嘯，把牠嚇得差點從通風管道裡翻了出去。牠把尾巴繞緊，試圖把自己固定在這個搖搖欲墜的立足點上。

格柵下方那顆鬆脫的螺絲，在虎爺嗓音的震動裡，靜靜地、不可挽回地，旋出了最後的半圈螺紋。

「噹——」

第四章：天外奇兵

格柵落地的聲音脆而清晰。

那隻黑貓在空中完成了一個相當漂亮的半旋轉，四爪本能地展開，以一種頗具美感的姿勢降落在茶几正中央。

落點，正是那把剛剛燒開的電茶壺的壺蓋。

那隻黑貓掉下來的時候，龍哥正端著茶杯，嘴邊掛著一抹「生意興隆」的微笑。

「喵——！！！」

驚雷般的貓叫聲伴隨著一聲巨響，受驚的野貓精準地踩在了電茶壺的邊緣。整壺剛燒開、還在翻滾的沸水受力不均，如同一枚小型水雷般在茶几殘骸上炸開。

「燙燙燙燙燙！」

龍哥那優雅的形象瞬間崩塌。一公升的沸水直接潑在了他昂貴的西裝褲襠上。他整個人像被通了電的龍蝦一樣，從地上彈起兩米高，雙手下意识亂抓，卻正好一把抓住了對面虎爺那所剩無幾的幾根頭髮。

「哎喲！我的頭皮！」虎爺痛得老臉扭曲，本能地揮出一記老拳，重重地悶在龍哥的眼圈上，「龍哥！你玩真的啊？」

「貓！有貓啊！」龍哥痛得眼淚橫流，指著在包廂裡像道黑色閃電般亂竄的野貓。

那隻黑貓顯然也被滾水燙到了爪子，此刻正處於瘋狂狀態。它在牆壁、屏風和兩位老大的腦袋之間瘋狂折返跳。虎爺剛想站起身，那貓直接從他臉上踩過，尖銳的爪子在虎爺那張老臉上橫向拉出了三道深可見骨的血痕。

「我的臉！老子的臉毀了！」虎爺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嘶吼。

門外，阿強和大飛聽到了這聲「真情流露」的慘叫，同時打了個冷顫。

「聽到了嗎？」阿強面色慘白，聲音顫抖，「那是骨肉分離的聲音……龍哥一定是用手撕開了對方的防線！太慘烈了，這簡直是人間地獄！」

「放屁！那是虎爺在咆哮！」大飛雖然心驚肉跳，但輸人不輸陣，對著對講機大喊：「兄弟們，虎爺使出了『虎嘯神功』！龍哥的耳朵肯定被震聾了！這就是領袖的震懾力！」

門內，兩位老大正陷入一場真正的、毫無章法的生存混戰。

為了躲避那隻發瘋的貓，龍哥腳下一滑，踩到了剛才打碎的瓷片。他重心不穩，整個人向前撲倒，一頭撞在虎爺的小肚子上。虎爺被這百來斤的重力一撞，後腦勺直接磕在紅木櫃角，「砰」的一聲，額

頭瞬間腫起一個雞蛋大的青包。

「龍哥.....你這老狐狸.....你真下死手啊.....」虎爺眼冒金星，一邊喘氣一邊揮舞著雙手想抓穩，結果卻扯爛了龍哥的絲綢領帶，還順帶在他脖子上抓出幾道抓痕。

此時的包廂，已經不是演技可以形容的了。

滾水、碎瓷、貓尿、汗水、還有兩人不小心撞出來的鼻血，在地板上混合成了一種詭異的液體。龍哥與虎爺在地板上滾來滾去，一會兒是龍哥想抓貓卻撞到虎爺，一會兒是虎爺為了躲水潑到了龍哥。

「砰！哐！啪！」

門外的聲音越來越混亂，節奏也越來越快。

「你們聽！龍哥使出了旋風連環踢！」阿強激動地對著門板狂拍，「虎爺正在用背部瘋狂撞擊地板，試圖卸力！多麼強悍的防禦力啊！」

「你閉嘴！」大飛氣得跳腳，「那是虎爺在用『泰山壓頂』！龍哥現在肯定被壓得連遺言都留不下來了！」

就在這時，包廂內的貓突然衝向了緊閉的大門，對著門板就是一通狂抓，發出刺耳的「吱啦——」聲。

阿強雙腿一軟，差點跪下：「天啊.....那是手指抓地、垂死掙扎的聲音.....是誰？是誰在做最後的掙扎？」

外面的幾百個小弟已經聽得汗流背，甚至有人開始默默轉身擦眼淚。這場鬥爭的殘酷程度，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。

正當門外準備發起集體哀悼時，茶室樓下突然傳來了刺耳的警笛聲。

終章：完美的結局

隨著茶室外警笛聲由遠而近，樓下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。

「警察！全部不許動！手舉高！」

門外的阿強和大飛對視一眼，雖然他們是黑幫心腹，但此刻眼神中竟然流露出一種「終於解脫了」的釋然。

「裡面的人聽著，你們已經被包圍了！立刻開門！」一名督察領著十幾個配槍警員衝上二樓，看著走廊兩邊數百名神色肅穆、甚至眼含熱淚的古惑仔，督察也愣住了。他從未見過火拼現場氣氛如此……聖潔。

「阿官，」阿強抹了一把眼淚，聲音沙啞，「別喊了，門後是兩個真男人的終極對決。我想……他們現在應該已經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。」

大飛也點了點頭，神情莊重：「這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慘烈的戰鬥。進去的時候，請對兩位老大溫柔點。」

督察皺起眉頭，示意警員合力破門。

「一、二、三——砰！」

紅木大門被暴力撞開，門後的景象讓所有全神貫注的警員倒抽一口涼氣。

包廂內，濃密的茶煙早已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夾雜著汗臭、貓尿和燙傷藥膏的怪味。

只見龍吟社的龍哥，原本挺括的西裝只剩下一隻袖子，褲襠處濕了一大片（那是滾水燙的），左眼腫得像粒紫色的巨型葡萄，正四肢朝天地癱在碎掉的茶几堆裡。

而虎頭幫的虎爺更慘，他那張橫肉老臉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血痕（那是貓爪的傑作），後腦勺腫起一個雞蛋大的青包，襯衫被扯成了碎條，正狼狽地趴在龍哥的肚子上，兩人氣喘吁吁，看起來像是剛剛經歷了一場長達三小時的生死搏鬥。

「喵嗚～」

那隻引發混亂的黑貓，此刻正優雅地蹲在翻倒的紅木櫃頂端，舔著爪子，冷冷地俯視著底下的愚蠢人類。

「這……這打得也太狠了吧？」一名年輕警員忍不住驚呼，「連屏風都斷成了三截！」

督察走上前，看著兩位意識模糊的老大，沉聲道：「龍先生、虎先生，你們因為非法集會及涉嫌鬥毆，現在被拘捕了。有什麼話，去醫院跟醫生說，或者回局裡跟律師說。」

當兩位老大被架上擔架，從茶室抬出來的時候，走廊兩側爆發出了山呼海嘯般的掌聲。

「龍哥！你是條漢子！你是為了我們受傷的！」龍吟社的小弟們整齊地彎下腰，哭成一片。

「虎爺！我們錯怪你了！你才是真正的戰神！看那臉上的傷疤，那是勳章啊！」虎頭幫的小弟們紛紛致敬，甚至有人大喊著要為老大報仇。

兩位老大隔著擔架對視了一眼。龍哥忍著大腿根部的燙傷痛楚，艱難地朝虎爺伸出一隻手。虎爺也顫抖著伸出那隻滿是抓痕的手，兩人在救護車門口重重地握了一下。

小弟們看到這一幕，更是哭得肝腸寸斷：看啊！這就是江湖豪情！打到體無完膚後，竟然還能英雄惜英雄！

救護車門關上的那一刻，外界的喧囂被隔絕。

龍哥虛弱地咳嗽兩聲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虎爺.....那隻貓.....」

「別提了.....」虎爺倒抽一口涼氣，「明天的藥費.....」

「算進下個月的槍械保修費裡。」龍哥閉上眼睛，嘴角竟露出一抹滿意的微笑，「這次演出非常成功。你看那幫小弟的眼神，下個月漲價兩成，他們絕對沒二話。」

「成交。」虎爺說完，終於支撐不住，沉沉睡去。

夕陽下，兩輛救護車呼嘯而去，留下了一段關於「龍虎生死鬥」的荒誕神話。